

国民党将军人生悲欢录

喋血

夏继诚 著

一腔热血勤珍重，
洒去犹能化碧涛。

——秋瑾

江苏人民出版社

5.2

9



国防大学 2 064 3213 6

国民党将军人生悲欢录

喋血



夏继诚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书 名 国民党将军人生悲欢录·喋血

著 者 夏继诚

责任编辑 蒋德群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丹阳教育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0 插页 2

印 数 1—7140 册

字 数 245 千字

版 次 1997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1965—5/K·277

定 价 14.00 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卷首语

半个世纪前，在风雨如晦、长夜难明的黑暗统治下，多少革命的仁人志士，包括工人、农民、士兵、学生、商人、作家、教授等等，纷纷拍案而起，义无反顾，投入了救祖国于危难、解人民于倒悬的伟大斗争。这中间就有本书记述的国民党二级上将陈仪、炮兵中将张权、军统局少将周镐等三位国民党高层人士。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在这场民族浩劫中付出了伤亡3500万人、损失财产5000亿美元惨重代价的中国人民，最大的愿望是休养生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元气，建设家园。但是，一心独霸神州的蒋介石却置公理民意于不顾，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发动了全国性内战，又一次把中国人民拖入了苦难的战乱深渊。他的这一倒行逆施，不仅遭到了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人民的反对，而且在国民党营垒内部也十分不得人心。甚至连当过军统第一任局长的“大特务”贺耀组也说：“抗日战争胜利了，万万不能打内战。如果蒋委员长硬要打共产党，我也要当共产党了。”本书记述的三位国民党将军，就是毅然和蒋介石决裂、勇敢地投身于反内战行列的无畏斗士。他们为此而喋血京沪杭，最后壮烈地牺牲在蒋介石的屠刀之下。

今天，在某些信奉金钱至上、崇拜权力的人看来，当年国民党将军有权有势，有名有利。金钱、地位、权力等等他们什么都不缺。但他们为什么甘心情愿舍弃这一切而要追随共产党呢？他们图的

是什么?本书不仅会告诉读者三位国民党将军在狼犬遍地、特务密布的险恶环境中开展地下革命活动惊心动魄的内幕,而且将披露他们向往光明追求进步的复杂心路历程,今天的人们将会从中获得某些宝贵的人生启示……

目 录

●卷首语

●第一部 国民党二级上将陈仪： “我以我血荐轩辕”

1. 台湾就义 (2)
2. 临危受命 (4)
3. 心腹智囊 (8)
4. 醉翁之意 (13)
5. 再度主浙 (18)
6. 分道扬镳 (24)
7. 香港来客 (32)
8. 头长反角 (39)
9. 君子协定 (43)
10. 支持“孙盟” (52)
11. 风急浪高 (58)
12. 军统监视 (66)
13. 密遣特使 (71)
14. 溪口拜年 (79)
15. 不解之谜 (84)

16. “屠夫”手腕 (90)
17. 怪事迭出 (97)
18. 错失良机 (101)
19. 身陷囹圄 (109)
20. “叛逆驸马” (117)
21. 梦萦魂牵 (125)
22. 晚节可风 (132)
23. 汤恩伯客死东瀛 (140)

●第二部 国民党军统少将周镐： 从高级特务到革命烈士

1. 双料少将 (145)
2. 困兽犹斗 (147)
3. 凌晨枪声 (149)
4. 虎穴寻友 (150)
5. 火山待爆 (154)
6. 揭竿而起 (156)
7. 巨奸入瓮 (161)
8. 吐气扬眉 (165)
9. 两贼火并 (169)
10. 疯狂反扑 (174)
11. 黄埔同学 (178)
12. 炎黄子孙 (182)
13. 叛徒出卖 (189)
14. 脚踏三船 (194)
15. 钦差大臣 (199)

16. 三度入狱 (204)
17. 脱胎换骨 (209)
18. 决战前夜 (213)
19. 勇闯敌营 (218)
20. 识破诡计 (223)
21. 再挑重担 (230)
22. “二刘”耍滑 (237)
23. 血沃古城 (245)
24. 孙良诚病死战俘营 (253)

●第三部 国民党炮兵中将张权： “捉蒋”总指挥血洒南京路

1. 真假“银牛” (257)
2. 秘密接头 (260)
3. 马首是瞻 (266)
4. 父子督战 (272)
5. 天罗地网 (276)
6. 周旋敌营 (281)
7. 侦察要塞 (283)
8. 苦口婆心 (286)
9. 弓满待发 (291)
10. 风云突变 (295)
11. 人间正气 (301)
12. 叛徒张贤终伏法 (307)

●后记

第 一 部

国民党二级上将陈仪：
“我以我血荐轩辕”

1. 台湾就义

1950年6月18日。台湾马场町刑场。

天色方曙，星光依稀。刑场周围戒备森严，气氛紧张而愁惨。

一个车队从远处驶进了刑场。大小车辆戛然停下后，从一辆吉普车上走下一位气宇轩昂、身躯微胖的老人。他身着西装，神态自若，凛然地对行刑人员说：“向我头部开枪！”

说毕，他健步而行，义无反顾，仿佛不是去赴死，而是去英勇地履行一项神圣的使命。他边走边说：“人死，精神不死！人死，精神不死！”

旷野中传来两声凄厉的枪声，划破了即将破晓的长夜。老人猝然倒地，鲜血汨汨地从左胸流出。他躺在地上，双眼闭合，口微张，面部表情安详而凝重……

这位老人是谁？他就是赫赫有名的国民党二级上将、曾经担任过一系列军政要职、蒋介石也要对他刮目相看的国民党元老陈仪。

在他死前三年，即1947年初，他在台湾担任军政第一把手——台湾省行政长官兼台湾警备总司令时，曾经写过一首七言绝句，赠给他的外甥、时在台湾省台南县曾文区马头镇当区长的清华大学研究生丁名楠。诗曰：

事业平生悲剧多，
循环历史究如何？

痴心爱国浑忘老，
爱到痴心即是魔。

在这首无题诗中，年过六旬的陈仪，在革命潮流汹涌而来的时候，怀着苍凉的心情，慨叹自己一生的事业充满悲剧，迷茫之中又想弄清循环历史的真谛；即使到了花甲之年，他仍怀着强烈的爱国之心，甚至爱到了忘记年老以至于“入魔”的境地。今天我们来读这首诗，仍然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这位国民党爱国将领慷慨壮烈的情怀。

陈仪这个名字，对今天的青年人来说，是相当陌生的。但上了年纪的大多数人都还记得，从 20 年代、30 年代、直至 40 年代，在长达 30 多年的民国史上，陈仪算得上是一个风云人物。他早在北伐时期就是师长、军长，后来成了国民党中声名显赫的二级上将。他受命担任过福建、台湾、浙江三省的封疆大吏，先后长达 10 余年。从 1935 年起，他被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是国民党政府中屈指可数的军政大员。

但是，这样一位国民党高层人士，却从 1948 年下半年开始，秘密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团结、争取和策动，毅然转向人民。淮海战役后，他效法傅作义将军和平解放北平的榜样，暗中准备在京沪杭地区和平起义，迎接人民解放军渡江，使江南人民免遭战火，为国家保存一点元气。

殊不料，“凡事不密则害成”，《周易》中的这句话，竟应验到了陈仪身上。他秘密谋划的这件机密大事，被最亲密的人所出卖，最后被蒋介石以“通匪”的罪名予以枪杀。

出卖陈仪的不是别人，恰恰是他一手提携、情同父子侄、和他有着 30 多年深交的国民党上将汤恩伯。于是，在中国现代史上，演出了一幕惊险曲折而又悲壮的人间活剧。

那么，陈仪一生到底是什么情况？他和蒋介石有哪些恩恩怨

怨？他做了一辈子国民党的大官，晚年为什么来个 180 度的大转弯，毅然接受中国共产党的策反？他是怎样秘密地准备在京沪杭地区高举义旗、迎接解放军渡江的？他为什么竟敢斗胆写信给汤恩伯进行策反？在特务密布的险恶环境中，中共地下工作人员怎样冒着生命危险对陈、汤开展争取工作？他们怎样躲过了军统特务的追捕？陈仪致汤恩伯的亲笔信怎样落入蒋介石之手？汤恩伯为什么要出卖陈仪？……这一连串的问题，40 多年来众说纷纭，扑朔迷离，莫衷一是。

下面，笔者将以鲜为人知的史料和调查采访所得，对现代史上这个重大事件的方方面面，予以翔实的披露，其中有的还是第一次公诸于世，俾使读者对隐藏在历史深处的内幕有所了解。

2. 临危受命

1948 年 3 月。上海。

悠悠流转的岁月，毫不理会人世间的沧桑，把融融春天又送回了大地。虹口公园里，桃李争妍，繁花似锦，一派醉人的春色。住在附近多伦路志安坊 35 号的陈仪，有时也到公园里散散步，散散心，领略着平民百姓的生活情趣。

陈仪，曾名陈毅，字公侠，又改公洽，浙江绍兴东浦人。在国民党政府中，他曾长期身居重要位置。可惜官运多舛，1947 年台湾人民二二八起义的烈火，将他从台湾省行政长官兼台湾警备总司令的宝座上撵了下来。他引咎辞职，黯然离台，回到上海家中赋闲。

一天，南京国民政府文官长吴鼎昌突然给陈仪来电，说蒋委员长要召见他，叫他速往南京一行。

乍暖还寒时节，最难将息。陈仪近日正患感冒，心情也欠好，他吃不准蒋介石召见他是为了何事，反正自己已无意于功名，于是去电陈述病情，予以婉辞。

当时国民党政权正准备召开“行宪国大”，蒋介石忙于“竞选”“中华民国总统”。他在一次会上当仁不让地说：“我是国民党员，以身许国，不计生死……我不当总统，谁当总统？！”与此同时，蒋介石对前方的军事，后方的人事，都作了精心部署。他认为湖南和浙江两省战略位置重要，前者北通武汉，后者北邻南京、上海，两省都要由军界资格老的人去掌管。尤其浙江是他的家乡，是他列祖列宗坟墓所在之地。可是现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沈鸿烈不久前递了辞呈，已执意不干。蒋介石挑来挑去，再三权衡利弊，终于决定起用陈仪。于是他要吴鼎昌再次去电，令陈仪尽速来南京。陈仪接到催促电后，无可奈何，因电文中也未点明有何要事，只得心存疑问，勉力支撑着抱病之身，于4月初的一天登上了京（南京）沪快车。

陈仪到南京的第二天，蒋介石就在黄埔路官邸召见了，并设午宴为他接风洗尘。

据说，当年蒋介石这座官邸，是一幢颇有特色的二层楼房，建筑精致，铺陈豪华，设计更是别具匠心。每个房间都有二道以上房门，房套房，门连门，有点像《水浒传》里描绘的盘陀路。主人熟门熟路，生人不知就里，进去了就会不知所。楼下的每个房间，都有一扇门直通院落。这样设计，好处之一是可以防备刺客，也可以掩饰某种“隐私”。当年蒋介石在此安身，其心态可以想见。

庭院深深，院子里松柏常青，杂花生树，环境非常幽静。小轿车沿着宽阔的柏油路直驶而入，在楼前徐徐停下。侍从副官快步上前，替陈仪拉开车门。宋美龄、陈立夫等人站在门口热情相迎。

何以对陈仪这般礼遇？

陈仪生于1883年5月3日，比1887年10月30日出生的蒋介石，年长四岁有半。陈仪于1902年赴日本留学，孙中山在日本倡

导革命，陈仪是光复会会员，和徐锡麟、秋瑾等相熟。1905年光复会和华兴会合并成立同盟会。蒋介石加入同盟会的时间是1908年，比陈仪晚了好几年。陈仪在日本士官学校第五期炮兵科学学习，蒋介石也是士官学校的炮科生，但比陈仪晚了五期。这一切，用今天的话来说，陈仪当之无愧是个“老资格”，算得上是“党国元老”，所以蒋介石对他格外尊重，有时称陈仪为老师，以师礼相待。

蒋介石待人，通常威严十足，凛不可犯，一副“君临天下”的架势。今天可一反常态，见陈仪走进客厅，就笑容可掬地迎上前去，主动伸出手来，和陈仪热情地握手，客气地请陈入座。

经过一番寒暄，蒋介石开了腔：

“公洽兄，今天请你来，是想和你商量一件事。浙江是你我的桑梓，沈主席（沈鸿烈）已经递了辞呈，一再挽留无效。你在军政界威高望重，过去又主持过浙江省政，我想请你出来再度主浙，不知公洽兄意下如何？”

对这件事，陈仪到南京后虽有耳闻，但今天听蒋介石亲口说出，还是感受到了强烈的震动。对这样一件大事，可得好好地想一想。

几十年来，在宦海几度沉浮，当时的陈仪已是心灰意冷，不愿再涉足官场。眼下蒋介石亲口以浙江省政府主席的要职相嘱，陈仪并无受宠若惊之感。他停了一下，推托说：

“委座，陈某今年六十有五，应该是告老还乡赋闲的年龄了！加之疾病缠身，体力衰弱，不胜繁剧，实难当此重任，请委座另选贤能。”

蒋介石微微一笑，装出十分关切的样子说：“公洽兄年事已高，理应安享晚年儿孙绕膝之福。只是现在党国有望于兄，浙事维艰，还得请公洽兄临危受命，勉为其难。”

陈仪经过深思熟虑，感到与其贻误于将来，不如慎之于事先，因而不愿接受这个任命，于是又找出“理由”解释说：

“陈某年已老迈，按浙江情况，可否选一壮年，省政当会大有起色。黄埔一期的李良荣，我在福建主持省政和绥靖公署时，他任八十师师长，此人年轻有为，无论军事、政治，都很有才干，是主持浙江省政较为合适的人选，可否请委座予以考虑？”

蒋介石点点头，说：“李良荣忠于党国，卓有战功，才德俱佳，他的任职问题将另作安排。”（是年9月15日李良荣出任福建省政府主席）

接着，蒋介石继续往下说：“浙江情况日益紧张，共匪在浙南，在浙东四明山区，在浙西天目山区，盘踞日久，四处滋扰，十分猖獗，后方很不安宁。故此，十分需要像你这样老成持重的人，前往通盘筹划。希望公治兄勿再推辞！”

这时，坐在一旁的宋美龄和陈立夫，对陈仪也好言好语，劝他接受蒋介石的任命。宋美龄眉开眼笑，为蒋介石帮腔，对陈仪说：“万望公治先生看在老朋友份上，助一臂之力，共渡难关。”

陈立夫和他哥哥陈果夫，是C.C.的头目（C.C.是中央俱乐部和二陈的英文缩写）。二陈老家在浙江吴兴（今湖州），和陈仪是浙江同乡。不过，二陈却不大讲“老乡情谊”，台湾二二八事件后，二陈就落井下石，主张“追究责任”，要蒋介石查办陈仪。现在，陈立夫却一反常态，对陈仪予以恭维，这使秉性耿直、不善逢迎的陈仪，心里泛起厌恶之情。

“委座！”陈仪借此机会，向蒋介石进言说：“我在台湾渎职，罪责没有消除，羞见故乡父老。况且，浙江地方势力盘根错节，中央大员不少人家在浙江，我陈某为人耿直，得罪了哪一方都不好办，如果捅了漏子，更有负委座厚望，此事陈仪实难应命！”

蒋介石是个聪明人，当然懂得陈仪的弦外之音。他摆摆手，微微一笑，再一次劝陈仪说：“正因为浙江情况复杂，更需要像你公治兄这样有威望，有经验，有魄力的人，才能服众，才能压得住台呀！至于台湾的事，不必提了。中央如不把驻台的部队调走，何致发生

暴动？这责任不能推到你一人身上。目前的问题，比台湾更重要、更危急了，不得不借重你。希望你从公谊、私交两方面想一想，慨然答应下来！”

• 当时，争着想当浙江省政府主席的人，大有人在。如当过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蒋鼎文，C. C. 的陈肇英（原国民党福建省党部主任委员），甚至号称“西北王”的胡宗南，都想过一过“封疆大吏”的瘾，明争暗斗，角逐浙江省主席一职。还有一些带兵官，也心存覬覦。不过蒋介石感到自己所倚重的一些将领，似乎都不能当此重任。再三斟酌，认为还是用“家长制”的办法，起用“党国元老”，让老资格去看家。于是他决定起用程潜为湖南省政府主席，来个“湘人治湘”。至于浙江，在蒋介石看来，“浙人治浙”，实在要数陈仪最为合适的了。

主意已定，尽管陈仪再三恳辞，蒋介石仍执意相劝，毫无收回成命之意。午宴之中，觥筹交错，互相敬酒，陈仪只得表示回上海考虑后，再行复命。

3. 心腹智囊

陈仪从南京回到上海后，顾不得旅途劳顿，立即请来沈仲九、胡允恭等心腹“智囊”磋商。

长期担任军政要职，陈仪左右聚集了一批谋臣策士，即所谓“绍兴师爷”式的人物。他们的政治倾向各异，有三民主义的信徒，有国家主义派人士，有无政府主义者，也有甚负盛名的文人学者（如郁达夫、黎烈文），真所谓名流荟萃，群贤毕集。他们集结在陈仪周围，为他当“参谋”，出谋划策，运筹帷幄。这其中有一位名叫沈铭训的人，字仲九，颇有影响，是 C. C. 特别注意的人物，以致陈立夫

在送别陈仪时，还特地叮嘱说：“公洽兄这次主浙，沈仲九先生就不要带去了。”

但陈仪并不完全理会陈立夫的话。他虽然无法越过国民党行政院而委沈以正式职务，却不能不听听沈仲九对他要否主浙的看法。

沈仲九仔细地聆听了陈仪叙说的南京之行的情况后，十分肯定地说：“姊夫，蒋介石要你当浙江省主席，不管他的出发点是什么，这样一来于你十分有利。我看你应该慨然应允，尽快赴任。”

沈仲九是陈仪原配夫人沈蕙的堂弟，故对陈仪以姊夫相称。他是绍兴东浦人，和陈仪是小同乡。加之沈早年留学日本和德国，在日本时常和陈仪往来。这同乡、同学、亲戚三层关系，使得陈仪对他视为最知心的朋友和助手，言听计从，常委以重任。陈仪任福建省政府主席时，重要言论和来往书札，多数出于沈仲九的手笔。不少专员、县长及各厅局的科长，为沈所引荐和培训，全省的学校教育和文化事业等，也都由沈幕后主持，俨然是陈仪的一个“代理人”。

一副学者派头的沈仲九，潇洒倜傥，聪颖过人，是五四时期小有名气的作家。早年他在上海大学读书，毕业后留校任教，教的是《中国哲学史》。可是，对于中国的儒学或老、庄，沈仲九并不心向往之，他信仰的是西方的无政府主义，而且一度是上海无政府主义者的小领袖。他和蒲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人一样，认为“一切权力是屠杀人类智慧和心灵的罪恶”。他蔑视权贵，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心存不满。他担任过上海立达学院院长、上海劳动大学代校长等职，颇有声望。他到湖南教过书，和进步人士程星龄交情甚厚，和著名作家巴金也有交谊。一次，蒋介石在重庆曾家岩官邸召见他，事后他耸耸肩，轻蔑地说：“不过 15 分钟，如此而已，有什么可说的。”由于他的言论激进，不时触犯当局，国民党福建省党部（中统）一再声言：“沈仲九是潜伏在陈仪身边的共产党。”

其实，沈仲九从来就不是共产党，他仅仅是同情马克思主义、